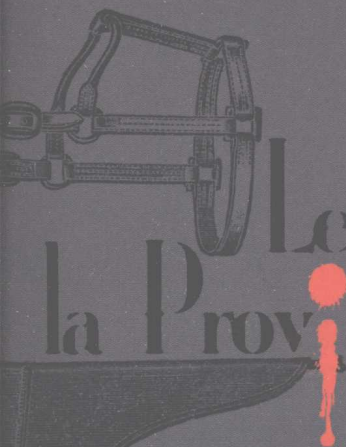


最具人文关怀的推理大师 犯罪浪漫主义代表作

麦格雷探案集



Le Charretier de la Providence

天命号马夫

(比利时) 乔治·西姆农 著

张璐 译

张新木 校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I564.4/1+5

2007

Le Charretier de
la Providence
! 天命号马夫

(比利时) 乔治·西姆农 著

张璐 译

张新木 校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命号马夫 / (比) 西姆农 (Simenon, G.) 著; 张璐译 张新木校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7.5
(麦格雷探案集)
ISBN 978-7-5447-0167-9

I. 天... II. ①西... ②张... III. 侦探小说-比利时-现代
IV. 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12974号

Le Charretier de La Providence by Georges Simenon
Copyright ©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Yili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登记号 图字:10-2006-56 号

书 名 天命号马夫
作 者 [比利时] 乔治·西姆农
译 者 张 璐
责任编辑 韩沪麟

原文出版 Presses de la Cité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5.125

插 页 2

字 数 95 千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0167-9

定 价 14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乔治·西姆农的名声多半要归功于他的麦格雷探案集，在此人物问世五十周年之际，西姆农写给他的笔下人物麦格雷探长一封生日贺信，全文如下：

洛桑，1979年9月26日

我亲爱的麦格雷：

我今天给您写信，您可能会感到很意外，因为我们分别已有七年之久。

差不多在50年前的今天，我们在荷兰的戴尔菲西相识。那时您大约45岁，我26岁。您可以不随岁月的流逝而变老，而在我们几十年交往的最后日子，您才53岁，因为那时有规定，警察服役不得超过55岁，就算您是探长也不得破例。

现在您多大年纪，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您有不用变老的特权。而我，我已年高，垂垂老矣，76岁了。

我不知道您是否还住在鲁瓦尔河畔莫镇上的小房子里，也不知道您是否还经常去钓鱼。您还经常戴着那顶宽檐的草帽在花园里干活吗？您的夫人还会在您干活的时候为您准备可口精致的饭菜吗？您还喜欢时不时地去趟咖啡馆打打牌，就像我喜欢的那样？

现在我们俩可能都已退休了，我希望我们俩还能像以前那样一起分享生活里的小喜悦：早晨的一缕清风，或者那份好奇心，观察自然和我们周围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。

我要衷心祝福您和您的夫人生日快乐。请告诉您的夫人，她的菜谱在全世界都找到了知音，不管在日本还是在美国，她们都会像您的夫人那样在红酒焖鸡里滴上几滴阿尔萨斯黑刺李酒。

谈起你的继任，亲爱的麦格雷，那倒有好几个，他们模仿您的步伐，您的衣着。有的甚至在您退休后写了回忆录，书尾签上大名：“又名麦格雷探长”。

您，亲爱的麦格雷，完全配得上这个荣誉。我想真心地拥抱您和您的夫人，特别是您的夫人，她不知道，世界上有多少女人在羡慕她，又有多少男人想拥有像她这样的女人。现在甚至有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在电视里扮演她，同一个节目里也有一个日本男人扮演您，我亲爱的麦格雷。

您诚挚的

乔治·西姆农

富有人情味的侦探小说(代译序)

吴岳添

法国人读到的第一部侦探小说,是美国作家爱伦·坡的《莫格街凶杀案》。1846年6月11日,它被一个匿名者改写后刊登在《日报》上,引起了读者的兴趣,法国的侦探小说于是应运而生。在爱伦·坡的影响下,埃米尔·加波里奥(1835—1873)写作了一系列侦探小说,例如《巴黎的奴隶》(1868)和《脖子上的纹索》(1873)等,比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要早得多,因此被誉为法国侦探小说之父。不过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,是在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。从



1905 年到 1939 年,莫里斯·勒布朗(1864—1941)创作了二十二卷关于亚森·罗平探案的故事,侠盗亚森·罗平因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侦探。而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则是乔治·西姆农,他不仅作品最多、影响最大,而且真正使法国的侦探小说走向了世界。

乔治·西姆农(1903.2.13—1989.9.4)生于比利时的列日,父亲是保险公司的职员。他从小就立志创作,十六岁就成为《列日日报》的记者,报道该城的社会新闻,写些幽默的短评。他十八岁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,就是以乔治·西姆农为笔名的《在拱桥上,列日故事》。他于 1922 年来到巴黎定居,开始写作以色情、暴力和犯罪为题材的连载小说,从 1923 年到 1933 年的十年间,共发表了将近两百部小说、一千多个故事和大量文章。他靠稿费摆脱了贫困,还买了一艘汽艇在欧洲漫游。他酷爱体育,喜欢骑马、骑自行车和拳击,乐于到世界各地去冒险。

1929 年,西姆农创作了小说《拉脱维亚人彼得》,写麦格雷探长潜入乞丐群中,去追寻一个经验丰富的流浪汉的故事。由于他当时正在荷兰,就把麦格雷的出生地安排在荷兰的戴尔菲西村。1931 年,他首次用真名发表了这部小说,同年发表的《黄狗》(1931)和《十字街头之夜》(1931),也都是以麦格雷为主人公的。他笔下的麦格雷是个头戴圆顶礼帽、抽着烟斗的胖子,外表似乎有点迟钝,其实是个冷静沉着的侦探,不但具有非凡的洞察力,而且富有人情味,因此,他开始登台,便给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当时的警察局长克萨维埃·吉夏尔喜欢西姆农的小说,给了他许多侦探技术



方面的指导,还让他和警察们一起破案,参与逮捕和审讯,从而使他的小说写得愈来愈真实,愈来愈生动。

从1945年到1955年,西姆农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后回到法国,从1959年起定居于瑞士洛桑。他每年都要出版三四部关于麦格雷的小说,例如《麦格雷的烟斗》(1947)、《麦格雷和无头尸》(1965)等。1968年,他在《麦格雷及其死亡》里结束了这位探长的侦探生涯,并在出版最后一部小说《麦格雷和夏尔先生》(1972)之后宣布停止创作。这时,他创作的关于麦格雷的小说共有七十二部之多,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,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在各国上演,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戴尔菲西村甚至因此在1966年为这个虚构的探长竖立了一座雕像。

除了麦格雷探案的系列小说之外,从《阿尔萨斯驿站》(1931)到《无辜者》(1972),四十年间,西姆农也写过多达一百一十部犯罪心理小说,其中最著名的有《看火车驶过的男人》(1938)、《屋子里的陌生人》(1940)、《曼哈顿的三个房间》(1946)、《致法官的信》(1947)、《白雪污痕》(1948)等,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侦探小说,但也同样扣人心弦、引人入胜。

西姆农的探案小说着重描写的不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,也不是案情的恐怖或侦探的过程,而是处于危机境遇里的平民百姓,研究他们的犯罪心理和造成罪行的社会环境,他们通常是在社会的压力下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;其实,每个人在特定的环境里都有可能犯下这类罪行。正因如此,麦格雷探长探案过程,不仅是为了发现凶手及其使用的手段,更是要感受导致犯罪的心理危机。因此,他经常有意无意地



让凶手跑掉,正是出于对他们命运的同情和怜悯。

为了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,西姆农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,更经常到小酒吧去听顾客们闲谈。他只写自己熟悉的人物,以及他所了解的穷人和流浪汉的生活。他力图通过复杂曲折的案情去探索人性,显示出普通人的良知,这样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,而且对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批判意义,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小说风格。

西姆农于1952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,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比利时人,所以没有加入美国或法国国籍。他一生用过十七个笔名,写过三百多部作品,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。纪德早在1939年就说过:“我把西姆农视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:也许是当今的法国文学中我们确实拥有的最伟大的小说家。”如今,他的小说精选集已经被伽里玛出版社收入了《七星丛书》,标志着他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经典作家之列。

这套丛书(第一辑)收入了西姆农的八部小说,除了上面提到的《黄狗》和《十字街头之夜》之外,还有《她是谁杀的》、《麦格雷与夏尔先生》、《酒吧悲情录》、《天命号马夫》、《人头重案》和《窗上人影》等,都是他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,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。

西姆农笔下的麦格雷,不仅是擅长推理破案的福尔摩斯,也有别于侠盗亚森·罗平,他首先要做的是个医生、一个律师、一个忏悔师,他要拯救的是人的灵魂。正因为如此,西姆农的作品才会世界侦探小说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



目录

- I 十四号船闸 /1
- II 南十字星号的主人 /15
- III 玛丽的项链 /29
- IV 情人 /45
- V “Y.C.F.”徽章 /57
- VI 美式贝雷帽 /70
- VII 变形的脚踏 /87
- VIII 十号病房 /103
- IX 医生 /116
- X 两个丈夫 /131
- XI 超船 /143

附文：西姆农与他的巴黎情结 /147/施康强





十四号船闸

I 十四号船闸

即使是最精心复原的事件,也无法从中得出任何结论。只能说迪奇村两名马夫^①的发现简直难以置信。

这是个星期天,即四月四日,从下午三点开始,瓢泼大雨就下个不停。

此时,在马恩河连接运河的交叉处,在十四号船闸上游的港口里,停泊着两艘驶向下游的机动驳船,还有一艘正在卸货的货船和一艘排水船。

将近七点时分,暮色开始降临。一艘名为埃可三号的油槽船鸣响了汽笛,随后驶入了船闸室。

^① 马夫原文为charretier,应译为车夫;但法文里没有在纤道上拉船的赶马人的专有词汇,所以与“车夫”共一个词汇。

船闸管理员显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，因为家里有来访的亲戚在等着他呢。不一会儿，下游又来了一艘马纤驳船，两匹马拉着纤慢悠悠地走着。船闸管理员向那船示意已经停止放行了。

刚走进屋里，他就看见一位马夫跟了进来，这马夫他倒是认识。

“我能过去吗？船老板想明天赶到尤维尼镇过夜……”

“想过就过吧。不过你得自己开关闸门。”

雨越下越大。透过窗户，船闸管理员看着这位矮胖的马夫，马夫的身躯艰难地从一扇门挪到另一扇门。他一面赶着牲口，一面将缆绳套到缆桩上。

驳船慢慢升过船闸的墙面。掌舵的不是老板，而是他老婆，这是一个胖乎乎的布鲁塞尔女人，一头耀眼的金发，嗓音尖得刺耳。

七点二十分，天命号船已经停靠在船民咖啡馆前，紧挨在埃可三号的后面。马匹被牵回了船上。马夫和老板向咖啡馆走去，里面已经坐着其他的船员和两个迪奇村的引水员。

八点整，夜幕完全降临了，一艘拖轮驶到闸门下面，后面挂着四艘货船。

这下又壮大了船民咖啡馆的队伍，整整坐了六桌人。大家互相打着招呼。进来的人身后留下一滩雨水，踩着粘满烂泥的雨靴。

隔壁房间里点着一盏油灯，里面坐着几个前来购物的妇女。

空气非常闷湿。大家谈论着八号船闸刚刚发生的一起



事故，说上水的船只恐怕要被耽搁了。

九点钟时，天命号的女船主来找她丈夫和那位马夫。两人向周围的人一一告别后离开了咖啡馆。

十点钟时，大多数船上的灯都熄灭了。船闸管理员把亲戚送上了前往埃佩尔奈市的大道，这条大道在离船闸两千米的地方从运河上跨过。

回来的路上，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。在路过船民咖啡馆时，他朝里面瞟了一眼，便被一个引水员叫住了。

“来喝一杯吧！看你都淋透了！”

船闸管理员站着喝了一杯朗姆酒。有两个马夫站了起来。他们红葡萄酒喝多了，有点头重脚轻，眼睛发直，向与咖啡馆仅一墙之隔的马厩走去。这两人就睡在草堆上，紧靠着他们的马儿。

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喝醉，但他们喝的量足以让他们沉沉地睡上一觉。

马厩里拴着五匹马，挂着一盏防风马灯，灯光调到最小。

四点钟时，其中一个马夫叫醒了他的同伴，两人一起给马喂料。他们听到有人将天命号的马匹从驳船上牵了下来，并且套好。

与此同时，咖啡馆老板也起了床，点亮了房间的灯，他的房间在二楼。他也听见天命号船启航的声音。

四点半时，油槽船的柴油发动机开始“咳嗽”起来，但在过了一刻钟后才开船。因为此时咖啡馆正好开门，船老板便趁机喝了一杯热糖水烈酒才离开。



他的脚刚刚跨出门，他的船还没有到达闸桥处，这时两个马夫便发现了情况。

一个马夫正在将马往拉纤道上牵，而另一个马夫则在干草中寻找马鞭，就在这时，他的手触摸到一个冰冷的躯体。

他觉得似乎看到一个人的面孔，吃惊不小，赶紧拿来马灯一照，发现是一具女尸。这下迪奇村可乱了套，也搅乱了运河的航运生活。

第一机动刑警队的麦格雷探长正在回想着每一个事件，并按事件情况整理顺序。

这时已经是星期一晚上。这天早晨，埃佩尔奈市检察院进行了现场勘察，经过司法辨认和法医验尸后，尸体被送进了市停尸房。

雨还一直下着，这是那种细而稠密的雨，冷冷的，已经下了一天一夜，没有停止过。

在船闸闸门的上面，许多人影来来往往。这时，有一艘船无声无息地升了起来。

探长在这儿已经呆了一个小时，这时他只想赶快熟悉这个突然发现的世界，因为刚来时，他对这个世界只有若干个错误的或模糊的概念。

船闸管理员对他说：

“船闸河段里几乎没什么船，只有两艘下水的机动船，一艘上水的机动船，上水船是下午通过船闸的。还有一艘排水船，两艘巴拿马船。后来又有一艘锅炉船牵引着四只挂船来到这里。”

麦格雷得知,锅炉船是一种拖轮,而巴拿马船是船上既没有发动机也没有牵引马匹的船,通常会临时雇用一名马夫和他的马匹,行驶一段特定的航道,这也是这种船日常航行的方式。

在来迪奇村的路上,麦格雷只是在离埃佩尔奈三公里的地方看见一条窄窄的运河,在一座石桥旁还有一个不大的村庄,那就是迪奇村。

麦格雷沿着拉纤道走着,一路踏着泥浆来到船闸处,船闸距离迪奇村约两公里。

走到那儿,他看到了船闸管理员的房子。这房子由灰色石块砌成,墙上有块通告牌,上面写着“申报室”字样。

于是,他走进了船民咖啡馆,这是船闸处仅有的第二幢建筑物。

走进屋里,左边是一间简陋的咖啡室,桌上铺着棕色的涂蜡桌布,墙面被刷成一半褐色一半黄色,肮脏不堪。

屋里充斥着一种特有的气味,足够使它与乡下的咖啡馆区别开来,那里散发着马厩味和马鞍味,柏油味和杂货铺的气味,还有煤油和柴油味。

右边的门上装着一个小电铃。窗玻璃上贴着一些透明纸印制的广告。

右边房里堆满了各种商品:有蜡布雨衣、木屐鞋、帆布衣、土豆袋、食用油桶,还有成箱的白糖、豌豆、四季豆等,与其他蔬菜和陶瓷品混放在一起。

这时屋里一个顾客也没有。马厩里只有一匹马,是店主赶集时套车用的。这是一匹灰色的高头大马,但性情温顺得



像一条狗。主人没有把它拴着，它还时不时地在院子里的一大堆母鸡中转悠。

所有的东西都淌着雨水。这是这里的主导音色。经过这里的人都向前倾着身子，全身黑糊糊的，泛着水光。

离这里百来米处，德戈镇的小火车在工地上来回行驶，司机缩在微型火车头的后部，头顶有一把伞，冻得直缩脖子。

一艘驳船离开岸边，撑着挠钩驶向船闸，而另一艘驳船正从船闸里驶出来。

这个女人是如何来到这里的？为什么来？埃佩尔奈市的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医和司法辨认专家们都在思考着，大家一副茫然的样子。麦格雷探长的脑海中也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个问题，头都涨大了。

她是被人掐死的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死者时间应该是在星期天晚上，十有八九在十点半的时候。

而尸体是在马厩里发现的，时间是清晨四点刚过一会儿。

船闸附近没有大路。也没有任何东西会吸引与航运无关的人来这里。拉纤道很窄，汽车根本无法通行。而这天晚上要来这里，必须经过膝盖深的水坑和泥浆才行。

然而，这个女人显然属于出门不走路的那类人，即使出门她也会坐豪华轿车或房车。

她只穿了一件米白色丝质连衣裙和白色麂皮鞋。这应该是在海滨浴场穿的鞋，而不是在城里穿的皮鞋。

连衣裙满是褶皱，但上面找不到丝毫泥迹。发现尸体



时，只有左脚鞋尖处有一点潮湿的迹象。

“三十八到四十岁！”法医检查后说道。

耳环上的两颗珍珠都是货真价实的，大约值一万五千法郎。手镯是黄金和白金做的，是最新潮的款式，那效果漂亮得真是价有所值，上面还刻着旺多姆广场一位珠宝商的宝号签名。

她那褐色的头发梳成波浪形，剪得短短的，正好与颈背的太阳穴相齐。

她的脸虽然因窒息而变了形，但仍可以看出她原来应有的出众美貌。

毫无疑问，这女人准是个勾魂的种。

她的指甲修得很整齐，还上了指甲油，现在被弄脏了。

在她身边没有找到她的手提包。从早上开始，埃佩尔奈、兰斯和巴黎的警察就带着死者的照片到处查访，试图确定死者的身份，但无功而返。

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眼前是一副可恶的雨景。无论向左看还是向右看，四周地平线处都是白垩质的丘陵，上面分布着一条条白色和黑色的条痕。在这个季节里，那里的葡萄藤光光的，就像是前线公墓中的木制十字架。

船闸管理员戴着镶银丝的鸭舌帽，这帽子是惟一让人认出他的东西。他在闸池周围忙碌着，一副应接不暇的样子，每当闸门打开时，闸池里的水便翻腾起来。

每当一艘船上行或下行时，他都会向每个船员说起这件事。

有时候，在签完法定文件后，他会和船主一道快步走进



船民咖啡馆，匆匆喝一杯朗姆酒或半瓶白葡萄酒。

管理员还不时地向麦格雷探长那边努努嘴，只见他像无头苍蝇般转悠着，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。

这倒是真的。此案的情况真有点不合常理，就连一个可以询问的证人都找不着。

检察官在向船闸管理员询问情况后，又与桥路工程师交换了意见，最后决定对所有船只放行。

那两个马夫是最后离开船闸的，也于中午时分各拉着一艘巴拿马船走了。

其实这一带每隔三四公里就有一个船闸，船闸间可通过电话进行联系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能查到任何一艘船的所在位置，并将其拦截。

另外，埃佩尔奈市的警察局长已经询问过所有的人，麦格雷手头也有这些口供报告，却得不出任何结论，只能说这起案子令人难以置信。

所有前一天晚上来船民咖啡馆的人都是熟人，要么是老板认识，要么是船闸管理员认识，更多的是两人都认识。

马夫们每星期至少有一次要睡在这个马厩里，而且向来都是处于这种接近醉酒的状态。

“这您知道！每到一个船闸，他们都要干一杯！……差不多每个船闸管理员都卖酒……”

油槽船星期日下午到达，星期一早上离开，运送的是汽油，它属于勒阿弗尔市的一家大公司。

说到天命号驳船，老板就是船主，他带着两匹马和他的老马夫，每年要经过二十次。其他船只也是一样！

